通甫類藁

序

迺甫先生江南名宿修未得執贄門下之雅丙辰四月先君子棄養既卜吉於山陰璜琥山秋月挾輀返葬埋幽之文乞而未就遷延負疚迄於亥年吳稼軒比部見修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因舉先生之品詣文章謂足以表先子之墓不遠數千里走書爲修達忱悃閱數月而先生之文至矣先君子平生學問事功性情氣象無不呈露敬以壽諸貞珉未幾先生以類稿寄示屬序修壽繹數過見其通達治體根極理要洵非近今文章之士所能得其彷彿修不敏素不習古文詞然愛其緒論足與予心相發明也爰述所由締文字緣者爲之序而歸之咸豐九年季秋中旬蕭山湯修謹序

目錄

卷一

卷二

卷三

門人沭陽周韶音

南豐譚祖訓
甥安東黃　虞
男　　　葵
　　　　贇　仝校

通甫類藁卷一

蓋寬饒論

漢宣帝時蓋寬饒爲司隸剌舉無所廻避又好犯上意下吏自剄死天下哀之曾子曰是宰相之過也魏侯於是溺其職矣宰相者將佐人主進賢退不肖以宣帝之明魏侯爲相同心一德而使國有殺諫之名時諫大夫鄭昌傷寬饒如此爲文吏所詆上書訟之假令相以此時從容出一言繼昌之後如辛慶忌免冠救朱雲諫收劉輔上卽未必不從卽不從相可告無罪於天下且夫慶忌一武夫耳猶能出萬死叩頭流血爭一罪在不測之朱雲而廻庸主之聽於俄頃之間况以孝宣之明哲寬饒之任職魏相之得君假令不知此義不可

謂賢知而不爲不可謂忠不識二者將何處焉史稱寬饒深刻在位大臣貴戚人與爲怨則意相於寬饒有利其死之心許伯之入第也寬饒後往曰毋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則相之不滿於寬饒久矣夫以趙廣漢之賢徒以案事不實摧辱丞相夫人竟坐腰斬方是時吏民守闕號泣欲代趙京兆而死者數萬人也使相爲賢者身先請於帝曰廣漢雖按臣不實及有他坐然臣相實爲國家惜此人臣不敢以私怨殺天下良吏如此上獲忘私憂國之忠下有負荆請罪之效豈不光明震耀千古哉大抵漢之賢相皆嚴聚幹鍊之才而識度有所不足如魏相殺趙廣漢蕭望之殺韓延壽翟方進黜陳咸皆非大臣器不學無術之

誚獨一霍子孟也與

范增論

蘇子曰項羽之殺卿子冠軍是弒義帝之兆也其弒義帝是疑增之本也愚以爲不然夫蘇子果能必殺卿子冠軍弒義帝之非出於增之爲乎增素稱好奇計度其爲人險賊變詐何所不有其立義帝爲項氏非爲楚也方宋義之救趙逗遛四十日不進增固知其不足有爲而帝之位義於羽與增之上增所不服也卽安知羽之爲此增不與有謀焉觀其辭羽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則增之心無帝久矣而以爲疑增在是豈理也哉人必巧言以欺人而後人疑其詐必詭謀以害人而後人知其奸夫項王與沛公同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一旦有大功先定關中乃忌其能旣已講解而欲刺

之樽俎之間事會不偶沛公間道逃去猶誚讓羽曰豎子不足與謀然則增固素與豎子謀者也晨朝帳中之事豎子之可與謀者也上游之徙江中之要豎子之可與謀者也新安二十萬之衆豎子之可與謀者也增平日教羽如此羽雖利其能然其陰險狠戾蓋忌之久矣故一旦形迹疑似之際而其間易入也夫項王叱吒喑啞暴厲好殺蓋古之忍人也增猶曰君王爲人不忍然則增之心豈可問乎此亦項王所不能堪也項王有失天下之道十弒義帝封諸侯不平不都關中坑降卒燒秦宮室殺子嬰不識韓信陳平不封陳餘去成皐殺韓王成有可以得天下之道三立義帝順人心救趙有大功不忍殺沛公有帝王之度增又壞其二焉項王之不帝

增爲之也韓信使使請假齊王漢王怒陳平張良躡漢王足

卽封爲眞王假令以此時勸漢王絕齊使發兵急驅襲齊豈

不大繆也哉嗚呼是增之智也

秦論

秦之得志於天下也我知之矣周室衰王綱廢五霸力政經營天下秦嘗從事其間矣以穆公之賢百里蹇叔爲之輔由余孟明主其謀西乞白乙效其力然嘗四戰於晉三敗而一勝茅津之役僅霸西戎未嘗逞志東諸侯也康桓以降令狐河曲輔氏麻隧屢挫於晉至十三國之伐遂泯然無聞而山東之國方日從事干戈盟會晉人世爲盟主盛於悼而衰於平楚人繼之共康靈平咆哮中國晉楚告退吳越代興天下諸侯如蓬從風宛轉委靡未有底止秦人拱手事外不發一兵不與一會天下擱然不以爲意後數十年而三家分晉田氏代齊驅除掃滅并爲六國秦人一出其師以撓山東諸侯

莫能支鯨吞蚍噬不及百年天下席捲而入於秦矣豈秦衰於前而盛於後與抑諸侯强於昔而弱於今與推原其故天下諸侯皆好動而秦人能靜動而不已則疲靜而不用故全天下皆疲而秦獨全故秦一動而不可止方晉楚之盛出其獨力足以制秦之死命故以穆康之强不能踰焦瑕而有尺寸之土者東諸侯未疲秦力未全也二百年來冠帶之國無歲不會無日不爭小國困誅求大國倦摟伐小國困而滅大國倦而分八姓廿二國之侯王輾轉蹂躪卒至於不可用秦人奮其百年不試之威以無道行之諸侯相顧錯愕負十倍之强百萬之衆而不足當秦之一怒今有十人分曹而鬬一人袖手而觀焉及其困破夷傷則十人必就斃於一人之手

而後世之士方咎六國不合力擯秦不知擯亦滅不擯亦滅六國空有强大之名而不悟其力之不可用也秦旣以力取天下動而不已於是北卻强胡南取百越力旣竭矣山東豪傑待其敝而收之由此論之秦之强不强於孝惠之耕戰而强於哀景之息民秦之亡不亡於二世之荒淫亡於始皇之雄武曩令始皇守之以靜則秦不可滅令景哀以前日與晉楚驅逐中原則亦敝耳而秦何自大哉嗟乎楚之橫也天下莫與抗動而不已而吳乘之吳之强也天下莫與抗動而不已而越乘之符堅伐晉而慕容中興隋氏嘗遼唐宗受命皆好動自疲其力爲人所乘者也有天下國家者愼毋自疲而爲靜者之所乘哉

舜論

孟子曰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堯崩三年喪畢舜避南河之南朝覲訟獄謳歌皆之舜然後踐位以予所論是蓋權宜之說非事情也天下大器也受天下重事也以聖人受大器行重事此其辭受取予豈特苞苴饋問而已以堯命當受則受之不待既避天下之民從之然後受是輕堯之命也以堯命不當受又不得以朝覲訟獄謳歌故強受且受不受在我而已以此知其不然也解者曰受天下非舜意也民心所歸不得已焉耳則對曰舜之攝政幾年於今矣覲獄巡守柴望告天誅罪命官皆天子之事而舜行之其歸舜豈一日哉堯崩而朱立猶事堯也率天下之民以服事唐不亦可乎朱不肖奈

何曰既知朱不肖不足承大統有堯之命何嫌何疑而不受必故避以觀天下之心而皆從而後受聖人固如是乎且古君薨而世子立未有踰年無君者也堯崩三年喪畢此三年中天子者誰乎舜乎丹朱乎以爲丹朱朱既爲天子舜爲宰輔歷三年之久忽憂天下歸已棄職而去天下之民紛然從之遂歸廢朱而自立是王莽劉裕之所爲也以爲舜舜爲天子三年既免喪乃復避朱南河以待天下歸已吾誰欺欺天乎非朱非舜勢將無君唐虞雖云太平安有三年無君之理又不知此時朝覲訟獄誰主之也解者又曰古者君薨百官聽於冢宰三年周公成王是已周公返政舜避南河一也余又辨之曰周公於成王攝政而已爲天子實成王非周公也

舜總百官則亦朱之冢宰而已爲天子實丹朱非舜也豈有三年之中冢宰與天子疑似而莫能定且丹朱何人也哉彼其傲虐嚚訟晝夜額額使免喪之後舜避南河正位居中不須時而定天下之人社稷有主而外求君則是亂政之民也舜又安能從亂民之意以强受其所不欲哉然則舜有天下孰與之曰堯與之二十八年以來舜之爲嗣天子久矣朱之廢決矣故帖然無有異辭不然雖堯有命朱豈讓天下之人哉借令易代之時稍有纖豪梗介上以損堯之明下以虧舜之德然則舜禹受人天下何以無讓曰堯舜既崩朱均既廢無所可讓禹之薦益也猶舜禹也何不爲天子曰禹未嘗薦益有啟之賢可以負託豈必慕讓位之高名翹翹然效之哉

然則孟子妄說乎曰有爲言之也孟子見當時燕噲之流輕與人國覆宗絕祀故託之於天以爲可以止天下之篡不知天下後世篡其君者無不託之天朝覲訟獄謳歌無不託之天下之民無不讓之至再至三篡益橫術益巧又豈天與之說所能預救其獘者哉

祭仲殺雍糾

天下有難處之事則務求乎一心之安而勿爲自全之計昔者鄭厲公使雍糾殺祭仲雍姬知之謂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卒以其謀告祭仲殺雍糾出厲公論者至今以爲訾笑而不得其處之之術夫就仲而言專權逼君不得爲無罪就厲公而言不能正名定罪而出於盜賊之計是爲失政刑就雍糾而言承君之亂命而賊殺罪狀未明之大臣是爲從君於昏就雍姬而言順夫而殺父是爲大不孝順父而殺奉命之夫因以叛君之命是爲大不義大不忠就其母而言教其女以弒其夫與教其女以弒已之夫皆謂之亂大倫君子亦何順何逆何從何違曰是不難仲雖罪

不及死然君命殺之無可逃矣雍糾度其力能諫而諫之不
能諫不任其事可也雍姬度其力能諫糾而諫之不能諫死
之可也雍姬之母度其夫之罪及死則殉之不及死告之而
勸其逃焉可也姬可以死爭糾之殺仲而不可以告於仲姬
之母可以止仲之不反殺糾而不可以不告於仲此其爲事
坦然明白並行而不悖矣曰是其爲有君命則然使糾與仲
私仇相殺姬宜何如處之曰糾以私仇殺仲姬知之而不以
告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雖然告仲而仲殺糾姬之罪不容
誅矣爲姬計者莫若以糾之謀告仲而卽告糾以已之告之
也而先死以謝仲與糾以明已之兩不與焉而後可免於罪
曰如此言所謂無策者曰天下萬難處之事當以無策處之

李璀之事唯其有策也而君子卒以不能無憾使璀與雍姬皆知先事而死之一法則心安理得可以對天下而告萬世矣孟子曰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亦無策之說也不然海濱之地臯陶獨不能執而僇之也哉

胥吏論一

天下之斷然自棄於惡又不能不用用之則卒有害必無幸者在內爲宦官在外爲胥吏當宦官之横也舉天下士大夫嘗相與疾首痛恨環顧而無策而我 國家二百年來弭首帖耳周旋宮掖外廷寂然不知誰何者誠御之得其道也今天下之於胥吏蓋亦疾首痛恨環顧而無策矣果不可制乎抑御之者非乎今之制胥吏者曰嚴刑以威之額數以裁之二端而已人果愛肌膚顧恥辱必不爲胥吏胥吏之不畏刑明矣而胥吏必不可裁何也法密也法密官不能盡知必問之吏吏安得不横法安得不枉乎法密何也事多法不得不密也事多何也官多也官少事不逾多乎天下之患蓋在治

事之官少治官之官多州縣長吏丞簿尉治事之官也州縣以上皆治官之官也天下事無豪髮不起於州縣若府若道若布政按察使若巡撫若總督其所治者卽州縣之事也州縣者既治事而上之府矣不足信信道又不足信信布政按察又不足信信總督巡撫又不能一信也而兩制之自府道以上益尊且貴事不足分州縣之豪髮爲州縣者必以公文書徧達之不合則遞委而仍屬之州縣故一縣之事得府道數倍得布政按察又數倍得巡撫總督又數倍縣令一身兩手非有奇才異能而常身任十數倍之事勢必不給不給不已胥吏乃始攘臂縱橫而出乎其間自州縣以上莫不有胥吏凡文書皆胥吏治之胥吏受之非吏悍而官不勤也吏治

而吏受州縣之事已棼而不可理矣故官多者非事之利也胥吏之利也自知府以上少其治官之官自州縣以下多其治事之官治官之官少則事少治事之官多則事皆自治彼胥吏者能攘臂而奪之哉如此則胥吏必大衰少而事得理矣

胥吏論二

所謂少其治官之官者何也曰重府之權以統州縣而幷道按察於布政使得詳察所屬專達於天子其鹽漕軍政興革之大者設總督若巡撫一人主之而地方之事不得撓布政使之權布政使者亦不得越府而苛責州縣則州縣之事減夫總督巡撫之並設以爲相制乎以爲大省事殷而分任之乎其人果才且能一人足以治天下其人果不才兩人一心也又何足以制夫巡撫之與總督弟之與兄也匹夫小家兄若弟交治之其家必敝權疑地逼雖皆君子有意見焉況乎其不然也故宜幷去道與按察不已甚乎曰以其事屬之府以其權歸之布政使布政使不已劇乎曰州若縣治之府統

之布政使總其成何病於劇昔漢之盛太守上有刺史以六百石而刺二千石近於小加大今若仿州牧之法赫然伸其方伯之權府有不稱職若不法者升若降者皆主之其有疑訟大獄府所不能決然後上之小者勿聽惟錢糧爲國利所儲納之勿改知府不已重乎曰今天下之弊蓋在於知府攤其虛名以容與於屬吏上官之間其實無所能爲法令之不行吏治之不如古皆此之由也知府者親民之首也誠重知府之權以制所屬長吏又其統轄不甚遼闊耳目易周情僞易悉賞罰與奪朝發而暮至門鑰未鼕百姓愚民呼號而易達佐貳丞尉詳察而用知苟得其人委以數百里之地卽事必舉又有大吏鎮撫其上以專達於部如此府之去部一階

之間耳　天子一旦下詔書訪問賢否瞭然立見無有扞

格之苦合於古重二千石之意於法誠便而制得其宜也

胥吏論三

治官之官少則州縣不擾於無益之事得厲精以當吾胥吏矣然而胥吏猶未可遽減者何也官不親事事不在官也今自縣令以下若丞若簿若尉者事何事乎催科問胥吏刑獄問胥吏盜賊問胥吏今且倉監驛遞皆問胥吏矣彼丞若簿尉之權乃不如一橫吏爲州縣者寧以其權與吏不與丞簿尉其意以爲丞簿尉易掣吾肘而胥吏惟吾欲爲丞簿尉者亦自眡不胥吏之若平居相爲首尾仰面取意旨飲食驩呼兄事而弟畜者比比也百里之地知縣一人耳目精神紛擾倥偬獨坐窮山與羣狐爲伍莫若求二三兄弟僶俛而共事庶有濟乎且今法刑名錢穀盜賊之大者民辭之重者佐貳

不得一問意將以一州縣之權不知反散其權於千百虎狼之手爲今之計莫若州縣之中量增佐貳二三人少分以權左提右挈而長吏董其成其州縣胥吏佐貳得以指揮驅使有不自尊重與交通者立與鐫奪胥吏事佐貳如長官呵責鞭笞惟所欲爲上下清肅門戶洞達官皆親事事皆親官彼州縣者上無上官駁責審覆之煩下有丞尉僇力同心之助文牘衰少綜覈有餘然後胥吏之數可得而減也成周之時閭胥比長鄰長里宰以及掌囚司隸之屬皆中下士爲之舉非吏也計周官一書吏之數不能十官今且千百至於無算焉豈不繆哉或曰丞尉果必賢乎曰丞尉未必賢要爲賢於胥吏胥吏易辱而無恥丞尉故官也愛名求進之心視胥吏

爲重奈何此之不爲而彼之久行誠使一縣之中長吏以下常有十餘人親民聽訟偵盜剌姦長令可以暇晷勸農興學雍容而有餘彼胥吏者留今日三分之一制爲定額足以集事役亦如之如此則有宋以來七八百年積弊秕政一旦更易根株絕矣

胥吏論四

有官則有吏不能相離也多設丞簿尉吏不逾多乎丞之吏令之吏一間耳目不然吏非能害人也必假官以害人官尊則吏橫官卑則吏弱以今言之州縣之吏病民而止爾司道之吏能病官督撫之吏病大吏去其大病則小病易治今夫人讀書取科名親受天子之簡擢冢宰之銓選寄以百里寵之章服乃與上官之奴隸分庭而抗禮此誠士大夫所悲憤而庸吏所以苟且而無恥也彼爲州若縣者豈不知此之爲辱而爲大吏者曷嘗不申飭而約束之哉然而不能者吏假官之尊雖彊令無如何也今使督撫不制州縣而委重於布政使布政使又不越府而苛責焉府之權重則上足以抗司

之吏州縣去府近必無畏其胥吏之理且夫州縣之吏與督撫司道之吏其勢必相爲首尾交通固結姻婭而往來故裁道與察按而減督撫之權者非徒省官而少事也所以掘發豪胥橫吏之巢穴使州縣之吏懍然失其所恃而後可以獨斷而有爲然則誠去督撫司道之吏雖州縣小醜吾已不畏之況乎佐貳之徒隸耶彼丞尉者其官甚卑其所用吏役不過鄉里愚民欲少而易滿才猥而易制丞得制之尉得制之縣令得制之府得生殺之其能爲患者亦鮮矣十丞尉吏不當州縣一十州縣吏不當司道一尊卑之勢然也天下莫患乎以至輕之人而寄以至重之權朝笞暮辱頤指而氣使其人固已輕矣而其權乃能操縱闔闢一縣之事故作奸易而

畏罪難今旣設爲州縣佐貳胥吏多寡之定額而其待之之方不妨稍存寬大無輕詈責重其顏面其有不道不法罔上作奸赫然告之太守請於方伯殺一二人以狥其餘則內外肅矣

胥吏論五

或曰去道與按察使并督撫而以權與府州縣爲滅胥吏則得矣如此則州縣專行自恣法令必煩寃民必多應之曰民之所以多寃者州縣寃之乎爲大吏寃之乎必曰州縣民寃於州若縣則往訴之府府仍飭縣則往訴之道若司道若司仍飭府則往訴之督撫督撫仍飭道若司轉飭之府府乃親提而鞫訊之其審判必與縣斷略相等民於是不得已控之部部飭督撫督撫者不得已使省會州縣雜治之地方州縣又先往爲之地曲徇鍛鍊何所不有民寃之獲伸者葢百而一二而當事之身家局外之株連證驗之旁逮奔走道路經年累月千冐寒暑死喪相繼財殫身寃痛入心髓故能寃民

亦能不冤民者州縣也不能冤民亦不能雪民冤者督撫也一案下司動費千數轉相研駁豪髮皆病賄賂一到纖悉胳合徒傷吾民之肌膚而傾州縣之囊橐囊橐一盡又將剝民其大奸巨賊州縣畏到司之費匿不成案不在此數何取上司之槩槩名爲詳慎實漏吞舟且州縣冤民與否本心自然非必大吏所能檢制太守耳目最近喘息必聞苟畏上司莫此爲甚今不責之府而責之司道何以天下之府皆不肖而司道皆賢此愚所謂外者也誠能得一廉平公正之方伯正身率屬府必得其人府得其人州縣莫敢爲奸天下不過須十數輩　聖天子詳察於侍從公卿之間親擇其可信風裁素著寬重有體者付以一面之事久任而責其成功其視

督撫司道叢治一方者功相萬也嗟呼上寄其地方於方伯下寄其民於州縣以知府轉輸其閒親民之官多治官之官少胥吏之數減長吏之權伸彼州縣者以趨承上司之力治吾民以申詳反覆之精明治吾吏必將公務脩舉耳目清明文法簡易然後議久任之法復代耕之制使民庶烝烝三代之治不難再見豈徒漢文景唐貞觀之閒云爾哉

正統論

正統之論得歐陽氏而尊得蘇氏而辨得魏氏而嚴然則將奚從曰三子之說善矣而不能無蔽歐尊而不辨蘇辨而不嚴魏嚴而不精所謂一端之論非善之善者也歐陽氏重以予人統而不能不予晉隋彼晉隋者可謂得統矣可謂得正乎故曰尊而不辨蘇氏曰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歐陽氏重予之吾輕予之故不以實傷名名亦不能傷實夫君子所恃以與篡奪爭者名爾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名莫大於正統器莫大於有天下彼不幸而竊吾器吾又從而假以名名既去矣而區區持賢不肖之說以繩其後庸有濟乎故曰辨而不嚴魏氏曰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故正統有時而絕

而統無絶於是有正統有偏統有竊統三統明而天下之統不絶篡弒之人亦終不得以干正統可謂嚴矣而以西晉北宋爲竊統以東晉南宋爲正統此何說也夫居得其正之謂正相承勿絶之謂統是東晉與是南宋其所承者何統乎非其祖若宗所竊之統耶其父盜人之物其子據而有之斷是獄者以爲是盜耶是其所自有耶且夫以太宗仁宗之昇平郅治不免爲竊以高宗孝宗之擾擾偏安進之爲正論正則高孝不足論統則高孝之統卽太祖太宗之所貽留也故曰嚴而不精然則正統之論遂不定乎曰天下名實之淆自有正統始去正統之名而後名實定且夫居得其正之謂正也相承勿絶之謂統也不幸而得正者無統得統者不正當此

之時全名則喪實全實則喪名是故由歐陽氏魏氏之說則正統重正統重則義不得不絕魏梁絕魏梁則不得不絕晉隋絕晉隋不已不得不絕北宋晉北宋絕而東晉南宋勢不得不相隨而並絕之自漢以來更千數百年獨得唐為正統而唐之受隋禪也又何以服晉宋之心哉是千數百年而無正統也由蘇氏之說則正統輕正統輕則予晉隋勢不得不予魏梁予魏梁勢不得不予宋齊梁陳唐晉漢周而新莽亦在所不容絕也嗚呼吾不惜夫統而惜夫正也故重正統則窮於奪輕正統則窮於予且夫既已謂之正矣而輕以予夫盜賊篡弒極不正之人此人之所以滋不服也故曰莫若並去正統之名去正統之名而後可以惟吾所予奪而得者謂

之簒盜而得者謂之盜而皆不絕其為君而卒亦不予之為正春秋之法用夷禮則夷之通上國則進之予奪何常惟變所適今一去無實之名而各如其所自為帝則曰帝王則曰王高光崛起李趙徬徨魏晉盜竊秦隋彊梁偏安割據畫土分疆無所拘滯安所紛擾哉

通甫類藁卷二

致宥函

士君子不輕爲尊貴人作文非徒遠權勢厲風節爲吾輩之文必不足悅勢要雖勉爲之疏直野樸之氣豈有合哉其不必一也古人贈言不過數語後世序跋率累千言介祝之章變益加厲繁縟無節直穢筆耳今欲遠宗古誼則寂寥寡驩沿流增波無以相勝其不必二矣傳曰祝史正詞蓋雖頌禱之章必有敦勉之指若用此於今之大人長者往而見愴其不必三矣夫文情之精者也今之作者先苦無情假手之文尤隔秦越於是多陳官閥塗澤芳菲結體等於碑銘選言近於詞賦今將壹切芟薙胷臆之間又無他語直須閣筆達以

空函若以入世酬酢理不得辭便如彙旨云云以無情之文應無情之事不亦可乎必欲使僕代斲者將肆其狂直爲足下得罪於當塗將安所用之

覆潘四農書

枉書首尾三千言舉六說委備曲折於天下之故如良醫視疾望色聞聲洞癥結察腠理又善用古方出新意與病者强弱時氣寒燠相副誠經世之宏謨練事之老識雖世之病者未必假藉一試然善吾方謹藏吾藥必有抄撮晉萃獲效者毋根溫繹流覽又歎今之病在經脈有見端矣而起居燕樂充好如常但覺筋骨緩散善睡而惡藥此其證未甚深而特難治何則外實則庸醫不知所從受惡藥雖有國醫奇方廢格不施且天下病者多而率相類以同自證謂人生常然不復是患苦今無故孰康强安逸之人謂且大病製方投劑强使立飲强者必怒弱者謂此妄醫中風狂走人耳然則醫者

旣苦於不信病者又苦於不知而病又不可久待久待益深益不信醫獨宜委之而去乎天下之所以惡藥者惡聞病也其惡聞病者由於言病者少言不病者多舉世拱手相慶而一人奮臂狂呼跳號此賈生所以見逐而陳亮所以不免囚伍也方今　聖天子宵旰求治大臣恭儉在位而天下惡言病者何也天下有氣有習二者相乘鼓盪還轉一世於不自知今天下多不激之氣積而爲不化之習在位者貪不去之身陳說者務不駭之論學者建不樹之幟師儒築不高之牆尋尋常常演迤庸愞之中叨富貴保歲暮而已矣他莫敢誰何今鄉里愚人雖其長老與其子弟嗳嗳姝姝若恐驚怪燥髮鄉友莫敢規督過失卑屬對尊官謙屈無度一字不敢

駁復又況敢對揚　天子之大廷冒雷霆犯斧鉞以見丰
采論當世之事者乎至於作奸犯科則敢爲之非勇於彼而
怯於此也天下卑賤之於尊貴必有所自伸不伸於正必伸
於邪不伸於剛直則機巧伸焉善治天下者務伸其氣於振
厲激發之中而杜其旁出於陰佞之門伏見有明之世綱維
法度康和豐美不及　本朝遠甚又多邪臣巨奸苛法弊政
然且支持二三百年禮樂不廢文質炳然無他士氣伸也今
國家太平度越百禩而所未復於三代之隆者獨士氣萎
薾不振傴僂呫囁容容自安海內昇平晏熙風烈不祀獨恐
一旦猝有緩急相顧莫敢一當其衝今之隱憂蓋在於此而
士大夫方容與委蛇順風靡波溫顏浮說更相欺詼雖無大

患苦而營衛擁塞神志惛媮所謂病在經脈骨節緩散又善睡者可一藥而愈而舉世不以爲病或稔病不敢言豈非習深氣錮使之然也愚以爲習氣牢固於下不可破則上當有以激之風之發也伐木壓石毀山動屋及其離披渙散不能揚腐灰故氣之始盛也刀鋸水火不能沮於前其衰也張目而視之縮首而退氣倡於一二人而應於天下鼓舞蕩颺久則合天下爲一氣漢宋黨人明三案諸公豈必皆英豪蓋世君子哉一夫大聲衆人奮響忽不知其勇之何從生也　國家恩禮大臣未嘗誅一言者雖大罪止黜劒而人懷觀望莫敢激發或毛舉細故無關痛癢一違忤卽終身結舌此張目而視之之說也今欲返其習一作其氣獨宜尊勸敢言之士

設不諫之刑廣上書之路削誦訣之章起廢退之人使天下明知　朝廷風旨所在示中外無拘禁以震動一切之耳目內至部郎外至郡守州縣吏皆得言事　天子取其善者而恕其失中則方直之士來矣居諫垣者不以時規切主上究當世利病徒飾小說爲巧避者置之刑典則庸懦之風革矣山野布素之士有深識遠略者許其獻納雖未必稱旨其言多樸拙藉以風天下如此則耳目廣矣上封章者必取裁經義陳要道茸闒依違沿習陋詞勿採則情理之說伸矣往御史上疏有婞直獲戾者其人至難得雖言失當投棄草野非所以觀天下也宜加甄錄始終保全之則忠讜之心固矣惟陰詞告訐在所必禁以杜澆風兼闖雅道如此則大

化光矣或曰　宸躬萬幾豈得人人垂省愚以爲不然自
三代漢唐洎宋明盛時皆言禁疏闊不聞煩瀆　皇上聖
明天縱達聰自易且今法大吏用一丞倅幾輩斷小小一獄
動輒請　旨引條牽例千百爲詞改抹塗飾盡失本眞徒
費精神無裨大化而　朝廷不以爲煩若少減庶事一二垂
聽獻納其爲宏益豈有劑量前年一舉人論事言多迂直
皇上恕而容之後即有一舉人條上封事言涉妄濫旋蒙
錮斥此皆白面書生未悉時務宜見擯逐然天下深沈闊達
之士必不輕於一試其冒險始進者獨此輩耳脫少寬此人
稍加顏色誘引豪俊必有通才魁士接踵而來在位窺見意
旨亦將矯厲振奮以自顯善羅鳥者必設媒迂妄者豪傑之

媒也天下習於庸淺見瞶目論事粲然皆笑宜激一二人以變其心漸激漸變筋骨緩散者强睡者醒滯者通人人思自伸而不忍盡棄於陰佞之途雖復手足皮膚小有病痛隨發隨醫之言病者多惡聞病者益少然後斟酌當世之利弊而來書所謂六說可得而行也天下事深遠切至者非吾輩所宜言縱言之善及身親多齟齬不易措手然其大端要可閉門定臨事變通在苦持而力行之耳然使惡藥諱病不改雖言亦不必所謂無故而製方投劑强人立飲者也丈人今醫之良者也製方善矣合古今一同穪推方之意又加引焉其稱說近煩駁更審定束之高閣上如其施用以竢君子論快手滑黷冒道嚴伏惟飭正不宜

與左逸民書

書來推大雅明哲之義葆愛茂勉甚厚材猥知下不能盡明竊怪足下謂士人好論時勢中賈生之毒殆非明識所宜言也又漢文不用賈生善守家法益不然也人生要不立天地間一日踐毛土不可不求豪毛補益仁賢用心自古以然何必賈生獨爲狂惑漢興承千載之衰周踵暴秦之覆轍風紀蕩佚法制乖迕賈生一痛哭而明主迴心史冊所載文帝遇大臣有禮先仁義後刑罰廣積儲興禮樂以化天下開梁代以制六國延及孝武推恩分封坐制强藩皆師其意何謂不用哉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又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因時立政與世推移斯爲善守藉令漢文不用賈生之言

箕踞怒罵不好儒術豈非其家法哉斯以頗矣周公承文武
之德乃作周官及其所用又不盡合夜而思之坐以待旦孔
子告顏淵四代禮樂帝王御世如日御天歷年旣久必有差
忒動煩推算足下乃謂守成之世一切不宜更改則周公不
當兼三王孔子不當論四代矣又謂人以才智加友友必嫉
之加其祖父嫉之彌甚以明臣子不宜議法一不知忠臣亮
士日夜焦心苦思以求天下之故者將以利國家安社稷邪
將媢其君父以才知加之也不求其端不責其是而曰故事
故事此漢唐中主飾非拒諫之常談足下又黜大義而伸小
忠益便於人臣持兩端而保爵祿者也一代之興規模大體
萬世不易其小小節目日變月易自以不同宣成之制已殊

文景開元之禮變於貞觀推移漸故也且如本朝二百年來
列聖相繼未嘗一議更革然冗官漸多歲出寖廣文
法浸繁準之 開國已難悉合而論者不以爲非今汰冗官
省歲出易文法則以變易爲罪不知變者爲變乎不變者爲
變乎天下安常習故庸人樂其無事而不肖有所容彼自全
軀畏厭耳至如草野講求何畏何忌乃欲卷舌入口以無諱
之世爲重足之憂非所望於士君子也足下抱觀古之識究
極物變汪洋其文僕每目駭心怖常欲極論以拯足下之惑
而足下先施教戒其敢不盡言以報大德夫足下推禪讓薄
世及進退堯舜抑揚禹文降湯武於莽操進范蔡爲知機謂
太伯伯夷有心爲善此皆衰周大亂之世莊惠騶愼之徒所

以惑世而害民方今　聖人御寓正教昌明猶守此不變以爲奇怪可喜則談鬼說夢頗足娛心何必誣詞陳陳厭耳若實見爲如此則是衰周數子之學待倡明於足下也萬一遠近流傳詫爲詭誕採風之使密以上　聞事後之悔殆不可諱數十年來人心漸肆士大夫爲大言以毀前聖小人鬥私智而抗國法此宜深識所用隱憂足下又從而張之殆加甚焉凡人議論貴乎實文章務切事情至於求高好險譬猶舍菽米而吞馬肝毀冠裳而衣木葉甚非所以養性命之道也耳目所及當世之故粲然易明猶扞格不入唐虞殷周去今數千載法度典籍百無一存壁書冢史眞僞參半上聖用心凡近迥絶今舍當時之得失究皇古之是非掇斷爛之餘

參私臆之說推常人之腹測聖哲之心已乃不合一切詆毀首尾橫絶黑白混淆人稟天地之餘氣百年如駛精爽幾何徒棄擲於無用之地使當世斥其狂愚後世指爲異學豈不哀哉推足下之心豈謂往聖可非羣籍可燬徒以流俗文字庵弱一出高論震驚萬物大名立致不知文章如水火土穀可以養身其餘以養人其餘以養天下後世要其指歸無足驚喜若畫布爲龍張革爲虎以詫鄉里小兒則譁然走矣宇宙甚大後來無窮豈皆童昏幼稚可以鼓而驚之哉聞足下爲詩雜取子史追琢爲詞儲而待遣大才盛氣何所不可要之此事須從心出夫假物於人雖十年不還其主亦不追索要之吾心豈不揺揺如傳舍哉足下疏達而和深明退讓之

理必受盡言吾輩議論不厭十反直諒之友古人所貴若鄙論可採感動於心去其曼衍割其假借則足下之清空邁往足以自雄於天下僕將執鞭而從其後若足已自是聽言不答則足下之業止矣天下之人必無能如僕之愛足下進苦口於足下者異才難成直口易忤交臂之間可爲浩歎又前贈詩誠欽澹泊之風高素尚之志不圖怪異以爲見輕足下十年不入城五年不入市猶以貧賤爲羞耶文章事業皆以靜儉爲根柢誠不願畸人高德效此俗懷也僕見足下文詞奇質愛重不已至於昕夕不能去懷又感致戒之意於鄙心私有未盡故敢布其區區狂言傷直惟恕而賜覆幸甚不宣

與左君第二書

書未發又得來教喜足下議論漸確實多可採者雖然足下殆未明於今日之大勢也傳曰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又曰法後王何也爲其論卑而易行昔蓋寬饒剛直高節好犯上意王生傷之厲書相規以爲數進不用難聽之言匡拂左右夫言不取高務在切時高而不切猶乖時用況於匪高足下之言曰國家取利多途政源不清下流易濁於是欲罷烏喇採珠之軍止吉林采蔘之貢革三姓徵貂之官辭葉羌搜玉之使卻波斯珊瑚之探去關市之征開魚鹽之禁絕外洋之商清心寡欲以風天下陳議甚高偉料時甚直切抑足下徒觀前世之失未睹今日之獎若陳此論於漢太初宋大觀明

萬歷之世豈不識時務明政體豪儁士哉惜乎獻闇主之規於有道之世繩墨雖切肯綮未得譬奏刀於無用之地雖不缺折亦無解焉國家　列聖相承　世德繼美

皇上御極以來躬行節儉爲天下先聞諸近臣　皇上御澣濯之衣卻珍奇之味後宮無盛寵外戚鮮恩私匪頒有節出入有常可謂恭儉矣未明而視朝旣晡乃罷綱紀庶政一日萬幾可謂兢業矣且今吉林三姓葉爾羌之屬昔稱絕遠悉隸版圖物貢其方何有費帑勞人上困下敝哉天下大利所在聖人必操其權節其出入而救其敝關市有征鹽利有禁外夷有市所以權衡百貨消息萬物歷漢唐宋明千數百年踵沿不改今乃欲引隆古迂遠之事一切罷去不知天

下地丁雜稅歲入四千餘萬災荒停緩在其中而戶部奏歲出至三千三四百萬脫田賦之外悉取裁革軍國事體重大匪如足下匹夫小家可以拮据補苴僶俛卒歲此眞經生之迂談宜吾不敢服也古之稅民有田有口周官九賦漢有口率唐稱兩稅所以警游手恤南畝也今天下之丁皆并於田法取簡捷農夫重困游民滋多足下又議去雜稅農人焉得不流亡奸民焉得不滋橫錢之與銀流通貨物而已非可煮而食之裁而衣之也不在於此則在於彼上下轉輸無關息耗足下以銀貴爲外洋通商之故此朝士已議之矣不思天下之困不專銀少由衣食之源不足衣食不足由物力之艱物力之艱由糜費之衆糜費之衆由風俗之奢風俗之奢由

百官之侈官侈於上士華於下工作於市農敖於野斲樸爲彫皆官之由以今日河員言之一飯之費八口數月之食也一衣之費中人一家之產也河水非金穴隄防非銀鑛何由而致哉足下謂僕節省工帑爲言利聚斂僕誠不肖不至爲桑宏羊裴延齡而足下必欲庇此積習至引漢高陳平之事縱其出入以爲大度而專一責取朝廷以節儉之意是猶治家者聽奴僕之逋竊而疏食飲水以求無貧不可得也足下但識嘉慶年間河費至五六百萬謂今日省減不知當其有事千萬不惜當其無事則兩河四百萬之帑漏卮非小吾見其長奸而病國未見其爲大度也足下又謂胥吏無能爲弊官不勤也官之不勤捐職多也今捐職漸少矣由科甲者未

見其能勤民而制吏也古之治天下者皆略於上而詳於下三代封建數千皆州縣也方伯連帥落落數十人分土而治諸侯以下卿大夫士無慮數百胥吏減少足以爲治漢法極重守令刺史之秩甚微唐縣七等節度觀察爲數亦少其後失制乃更加多明初督臣用之沿邊中葉以後浸以遍設由此言之封疆大吏在得其人不在多設夫州縣所以不能制胥吏者牽制太多文牒太繁駁覆太密窮日夜之精神以承總督巡撫布政按察巡道五六公之意旨而恐其不給又安能親民而督吏足下以督撫爲心膂司道爲耳目州縣爲手足胥吏爲袖履心膂不太多乎耳目不太多乎袖履不太多乎吾則以爲宰相心膂也近臣耳目也院司臂也州縣指也

胥吏犬也兩臂不能運一指故院司宜少一指不能御千犬故胥吏宜減夫牽一指於兩臂尚不能御犬況爲臂者又縱犬而齧其指指益困矣足下切齒州縣之獘由今之道雖足下爲之焦心苦思傾產破家亦不給又安能去獘誠牽制之患深長吏之職難也天下事必有受病之處不得其處東指西斥愈紛愈亂論國用則減賦額而縱官貪論治術則樂牽制而護胥吏皆由好高不求情實由君子言之欲國不貧先覈浮冒欲吏不擾先一事權浮冒覈則出入有經矣事權一則臂指相使矣足下幸留心當世孰思其宜無徒高言匡拂朝廷寬縱臣子以從王生之戒

與王學博

一昨論張貞女事猥以旁觀据理言辭少激在君子有𥚃善之美使鄙人有盡言之失道路所由經過張里乃知壹切傳述之謞非其事實足下與張垂白知舊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何圖末路乖迕梗塞獨令此女積二十年幽貞苦節泯焉就湮且使長逝者魂魄抱痛無窮每一思之中夜而九起故復申其前論惟平心察之人情見善則敬聞悲則哀血氣之倫知識之類苟非木石豈能無感足下爲人父母悼念存殁何可爲懷所以遲之又久者乃深究事變以堅其節此實過於保全之初衷並非聞善則疑之褊志非僕洞察無形誰爲足下解者夫貞女非他由今日言之張氏之孀女也由昔

日言之賢公子之聘婦也其視足下猶尊嫜也尊嫜猶父母也子於父母有求不得號泣隨之哀痛之下情激語悲何所不有就如所傳詎足爲怪若謂貞女有挾制尊長之意則古之割耳剺面皆悍惡之人磨笄斷頭非善祥之類揆之情理豈得謂然屈指高門之內如此等事復有幾何清素之美不無裨益足下官雖庳也職在司鐸分雖微也顓掌風化設遇此等在所旌乎在所斥乎　朝廷以　皇太后恩覃寰四海貞女節婦孝子順孫奬用優典籍在庠序十年備官豈未之聞上達　國家之典下爲清議所加此之爲惑亦已甚矣僕與張君拱揖周旋何至代爲游說惟念兩地闊隔必宜疏解幽貞之性萬冀矜全風化所關尤當扶植惟足下沛父母

之初心釋後來之疑䜇始終厥志則生死均安鬼神交感

與黃通判書

通守足下僕生東海無人之鄉質行無所底學不更師授顧少喜爲文頗爲流輩所見推許竊嘗以爲文章之道期於達性明事自非言之有故則拒而不爲昔孔刑部嘗命僕爲文壽一巨公僕辭不肯孔亦不强近年以來不能自堅往往爲人代作輒削其稾或稍涉諛妄汗發愠怩心惕惕累日不安旣牽於世故少喪其本眞又自喜徇知悔而復爲者數四蓋特立之難也夫文有體自漢以後更增疊創名類滋多至於壽序其體之卑極矣蓋起於明人以此爲酬酢餽贈如金帛紈綺之屬非遂可以陳要道明性情然古人爲之亦各有道大抵貴於華而不諛簡而有要若侈陳官閥多述事跡則近

於碑銘傳誌塋澤芳韻又類辭賦讚頌四五百年老師巨手言之明白審矣一昨以李淑人壽序見屬僕觀其事畧多陳觀察居官行事歸美淑人此近日文體類然私心竊有所不足夫觀察嘉績善政揚歷中外卓卓可稱紀必以爲內助之力此爲非體非義名爲頌揚乃更倒置輕重其他內行可舉惟慈於前母之子事近平實而卓可稱頌又以其五世同堂親見八代之盛恭奉　御書褒美蓋貴室大家承　國家恩寵令善福祿繼繼承承用是推原其美歸本於　朝廷慈孝之化如古采蘩之詩鵲巢之應鳲鳩均平之德既以宣揚恩德又申勗其臣子盡勉爲忠爲孝以承福蔭其理近迂闊要之頌美之章如是是亦可矣不知何所乖謬而橫被口語

僕文不足惜斯事得失要須明白果文章榛蕪是非失中其所隱憂豈徒僕一人見訾譏而已哉非一友人寓書見責以爲以李二曲之賢求亭林爲其母作碑辭而不爲古人審愼如此意謂僕好爲文自取侮辱僕意不然夫亭林親見有明之季諂諛訾訾文章道窮故重自錮閉今　國家文治昌明士大夫以其時涵泳沐浴歌詠頌禱僕既謬負一日之長何嫌何疑而懼取辱重以知己之求若絕謝不爲諸君子謂我何既以此見譏僕且益自喜無益之作自此當無以至於僕之前者僕將自遂其狂愚求古人之所爲而人亦無如何也足下素見推許不知於此事云何隱而不宜非直諒之誼故私布其區區

與高伯平論學案小識書

伯平足下承示唐氏所纂學案小識間有所疑滯者竊少緐閱麤盡指要頗謂唐氏有志於道矣其書體義不敢苟同今條其一二私於左右君子之論人也是非功罪粲然明白猶所難言至於學術藏之於心未易高下人非親習事隔時地徒憑纂述議論以相差等且班氏爲古今人表高下踳駁遺議到今無他分晰太多不無蹉失故也昔孔子以上聖之姿操人倫之鑒其於列國公卿子產平仲文仲公綽之流祇是各就其人抑揚是非未嘗較分等列子張問令尹子文陳文子皆曰未知焉得仁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而對以其才不知其仁也冉有公西華亦然師之於弟何所

諱忌隱微之誠未易為測識也今唐氏之書橫列三等曰傳道四人曰翼道十有九人曰守道四十有四人綜計一代老師耆德魁艾大賢而第其上下進退率於胷懷輕重憑其位置雖具尙論之識實乖虛已之義不可一也傳之與翼似殊高下守之與傳何判優劣昔孟子謂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吾以為必如孟子足以當之若三千之徒皆傳孔子之道未必人能守也帝王卿相下逮匹夫小家莫不傳諸子孫子孫莫不傳其先業或乃中更零落墜宗失緒繇此言之傳者未必能守守者斷無不傳今更顛倒其次詩曰有憑有翼傳曰輔之翼之翼祇是輔守乃為主加翼於守尤所未喻其不可二也蓋傳道之說始於韓子韓子託於孟子而頗失

其義孟子述聞見之知乃是麤舉大槩故曰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若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皆然且如稷契並履帝廷契掌五教尤當斯道大宗周公親承文謨今皆疏脫古人文字宏簡不爲促促苛細韓子則不然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軻也死不得其傳焉推其義例直如佛祖傳燈支派可考書家筆訣遞相口授後世儒者因緣推廣而有道統之說又以爲孟子旣殁直至宋河南程氏始出自時厥後乃更流衍遞相祖述至宋歷元逮明先後相望俎豆紛如總覽上下四千年間唐虞迄周每五百年裁一二見總五六傳而絕中間曠一千五

百餘年至宋而復興興六七百年不絕而治不加古古之傳道世遠而人少今之傳道世促人多中間曠絕理不相接天地氣運不應疏數乃爾愚則以爲道無不傳而傳不必統正如子貢所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漢承秦敝遺經廢缺諸儒修明麤迹未遑精微識小爲多宋世遺經大備因藉前資乃復講求微言奧義識大爲衆要之是非不謬於聖人行已無慚於天地代有其人故足扶樹世敎到今今必標樹風旨區別猥多既列三等又述經學不知經者爲是道耶爲非道耶經不蹈道則非學道不宗經則非道適開門戶之私又非文章性道合一之指其不可三也有傳則有統有統則有爭稟質既殊致功亦異各循從

入之途遂有彼此之說蓋在聖門子夏子張之論交曾子子游之言禮子夏子游之言教迄以不合不無優絀而義並兩存往者象山標尊德性之旨姚江開致良知之說卒其高明自趨簡易承學之士沿流增波浸以放濫要之二子未爲披猖今必斥之爲異端爲非聖無法比之楊墨之邪說商鞅之壞井田廢封建甚以明社之屋歸罪陽明搘擊之風於斯爲甚或曰陽明之徒排擯程朱拒之不得不嚴攻之不得不力君子立言期於明道不尙意氣非曰彼攻之我乃攻之如愚夫之詈於市爭勝不已於何窮極昔孟子生衰周之世楊墨橫行無父無君故毅然辭而闢之不遺餘力陽明立敎不無任心自便高論動人要其立身自有本末功業軒天地忠孝

感金石作人如此愚曰可矣今謂事功豪傑所爲聞道則未不知豪傑復是何人聞道又將何用要而言之程朱之學模範秩然聖哲由之以利用中材循之以安身陸王之學高明得之爲簡易愚頑蹈之爲猖狂此其優劣乃在疏密之分非關邪正之別意見一勝彼此鑿枘遂使吾道之內矛戟森立歧畛横分世變日下人材至難何苦自相摧敗如此推尋唐氏一書不過攻王尊朱用意良厚然持之過堅有一言攻擊王氏者雖其底蘊未盡可知而必加褒美或少涉出入雖以李二曲之篤實李文貞之醇深而不無抑揚孔子惡鄉愿孟子放淫辭祇是生平一事未見兩經之中連章累牘盡是此言著述如此誠所未喻三代以下有無欲之君子無無意之

君子意之一字七百年中賢者不免子張所謂執德不宏信道不篤諸君子信之篤矣執之恐未宏也追尋空虛之弊豈惟陸王實開其端利器示人有由來矣昔聖人教人因事各殊大要卽其日用之常求其燦著之迹自子貢之徒索之高深每加裁抑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曰下學而上達及其積久有得乃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性與天道固非談論之資豈是口耳所涉自宋以後言性益詳言天道益精妙義一開橫流歧出勝衣授學便講無極之精毀齒操觚巳談五常之蘊淺者尙欲循途高者輙思任道辨論太多不能無生得失得失旣分遂成同異人人有直接心源之意而道幾乎裂矣陸王特其甚

者耳救斯之病惟當原本忠孝推崇節義綜取先儒立身行已居官立政之大方如先賢傳言行錄之例以風化流俗標舉當世其有空文無實雖極精微概從棄落庶幾允蹈大方亦可少息羣論檮昧無聞卒其胸臆曼衍遂多知不免見罪於當世足下篤道勵志必有發明惟恕其狂愚而裁正之幸甚不宣

癸丑二月二十三日與于司馬書時江寧失守信尙未至

一昨奉詣執事適聞冐於安鎭局不獲一晃翼日見存又相左也時勢孔棘非可坐論制敵故不敢數數煩瀆然私心有所欲效悃款覬或裨補智冐萬一謹徹於左右逆賊東擾省垣困迫淸淮民庶無故驚擾自相煽惑一夕數變非人情好亂患生於所不見而動於所猝也譬如羣居客室乍聞鬼魅人各自孤便若赤髮星眸森列左右非徒民不見賊也乃至兵不見兵平日訓練輕如戲劇符檄一下面色灰死未望塵而肝膽迸散豈有所謂行列部伍坐作進退耶夫以如是之民情如是之師律賊行數千里皆出空虛之地其爲潰敗非爲不幸旬日以來消息百端日益危逼然而鎭江之師不西

爪儀之勇不南皖帥變易擁符離之兵而不進坐視金陵之危勇懦一轍環而相顧欲僥倖於狂寇之未必至豈可得耶清河蕞爾河垣寄重地小而衝民多而散前無可枕之險退不能據河以爲固聞聲聽息荷擔而立明府吳君以覓勇之姿久獲士民之譽重撫此土下車之日驩聲雷動人情固少戢矣又得當事諸君子提挈而翼導之籌饟日益集練勇日益習以此坐鎭必無他變僕𦬻儒也逍遙其間喜託身之得所然意少有所未愜者竊謂當事之籌畫善矣所可議者國容多而軍容少夫院道府縣相承貴賤有體容服有章請謁有度文禮繁重傳呼而後進拱揖而退此國容也將帥偏裨卒伍相統期時而集金鼓爲節坐止有方分合有部裁減小

禮嚴靜耳目此軍容也國容主於詳雅軍容貴於簡質虛文足以費日盛禮足以隔情應請大帥自今以後皆至總局公見上下不隔耳目交通其三五八十之期悉免司總局者日一至三道間日至大帥三日至以此爲率惟縣令至無時或疏或數惟其事而已此之謂省事以惜日夫容觀所以變視聽肅心志應請自今以後大官乘馬出入不得褒服肩輿佐貳統領改用戎裝結束嚴勁與士爲伍章服既改耳目易觀此之謂變容以作氣局委十數總統各勇十羊九牧部分不明應請以若干人爲一隊每隊領以佐貳官簡閱之日分隊領赴編諸冊籍無事相與講說恩義撫摩疾痛使隊各自親其主此之謂分部以明分簡閱之日大帥居止必有賞罰勇

與兵異賞優以體貌罰止於聲色昔路文貞練勇二萬大閱三日手觴賞賚士皆感泣此清河往事也情義旣聯勸以兵法賞加財帛罰及鞭貫漸以增重十日五日犒賚羊酒勇士固多徇寵一飱之德報以七尺此之謂推心以收感練勇各於寺觀棲息非可常此卽安應請築立壕塹製備鍋帳分番駐守漸與之習營數百人官爲統領同止其作亦以番代使平居無事常有嚴敵之意此之謂變節以防狎本邑十八坊煙火三萬戶請家自爲守分爲三等各簡壯丁制船器械報名縣籍已與吳明府言之矣縣諭一出地方之人欣然願樂此非能用之戰也所以陰爲部勒呼吸靈便每當簡閱兵勇調取數坊㪅刻畢集排立左右觀習陳勢闊畢間錯編入率

以周巡整齊行次少識旗隊攻戰之意久益親狎所以重固根本鈐制梟桀此之謂練民以歸兵總此數端皆以畢容攺易常調逸者漸而趨勞脆者漸而趨堅紛者漸而趨一恩勢固結膽氣自倍然其大要又有進焉聖人曰好謀而成董子曰設誠而致行之一不知諸君子之練此勇也將以備非常而報　國家邪將姑爲聲勢以鎭一時之人心巳邪將知其必至而全力以待之邪抑徼倖於不必然而聊與之試邪以浦垣之重諸君子之仁武苟堅意必行無所回惑則當思四郊多壘枕戈待旦滅徹服御與士卒同甘傾身養士不以名位自異破除意見以收偏桀之才召詢父老以聯上下之胍夫江介之士去妻子家室上霧下濕募食不飽部臣節將親

冒矢石之地而數百里外豬金寄孥人自擇便艅艎交於川瀆鞅轡絓於衢路豈惡忠義而不與軍壘之士共主哉一鳥飛百鳥鳴一獸走百獸驚一夫跛足則千人掉臂矣夫去者有與倡而守者無與徒雖斬刖之法弗能禁而虛文祇取侮矣人者在上所以率之伏惟諸君子自堅而已草土衰劣不能荷戈仰慙天日惟貢其區區裁詧幸甚

癸丑十一月與吳中翰論時勢書

流賊之亂其起於郡縣之世乎漢之張角唐之黃巢勢數倍於今日而卒以掃除者漢州郡之勢强唐節鎭之兵勍故也至明之季州縣積輕而鎭侯之權不如一監軍道尊貴相壓非復初制寇之在楚豫秦晉如瀉水平地東西南北惟其所之雖以盧象昇孫傳庭之忠勇曹文詔父子之驍健隨撲隨熾無他大帥有攻勦之兵州縣無堵禦之力且官家之兵有朝廷之節制有文書之往來有供頓之繁費有驛站之稽遲有支給之浩穰賊則不然行如飄風止如蟻集一切取之於吾民民不勸而輸兵不調而集行不請命戰不尅期野掠所獲各肥其私上無吏議功罪無所營惟盜之是鶩狂悖暴虐

而其心乃齊一堅定故不可制也以古況今亦略相同矣自正月以來粵賊北犯漢黃不守據長江之勢恣其蕩軼破皖桐下金陵踞鎮揚又分其羣醜涉汴入晉東擾畿輔　國家興師十萬南北攻圍曠日持久兖鋒未損十一二而力已不支矣夫賊無定勢衆多而散行疾無方此非尾擊之兵所能制也制之以吾民民各守其家室統於一令令各守其城垣統於一郡民不變賊殺一賊則少一賊四面而蹙之賊無所走則窮矣　國家休養二百年兵且畏賊柰何責之民曰不然夫賊卽吾民非有奇材異狀也民去而從賊則勇民居而捍家室衛鄉里則怯此故可思也賊無紀律法度而能用其權今之守令無權非獨無權以東西南北之人強之爲父母

焉爲公祖焉或三月而去或半歲一歲而去其視民與民之視之也萬不能如賊與賊之親而能用其權亦明矣或小有建樹監司制之督撫制之臺省又制之萬不能如宿賊與新附之賊之能必用其權亦明矣苟能用權以狂虐無賴數千之譏徒橫行八九省而不可制苟不用權雖以　朝廷之威德賢士大夫之聲望不能使一城一鎮之人臨變而不去爲令之計獨使天下之守令各私其郡縣郡縣亦各私其守令則賊無所乘而入如之何而能私令不十年不遷終其職者卽剬其故籍而居焉守不十年不遷終其職者卽剬其故籍而居焉令之加官可至四品而仍令守之加官可至二品而仍守守令之上獨留一督以主軍事而民事民兵全付之守

與令城垣其牆守也倉庫其囷窖也四境其田里也民知守令之為吾守令則忠義有所效守令知民之為吾民雖欲虐用濡惜而不忍竭其力欲苟且而後顧無所諉讓而權乃能行乎其間今天下州縣慮無不言團練比如團沙膠之而不固擲之而仍散非權不能團非久且親團亦不堅久且親矣民之耰鋤白梃賢於十萬師可也久任而削其故籍略用顧氏郡縣論之說要為近日救弊良策不必說之自己出也

今天下之大患蓋莫如貧矣興師十萬日費萬金轉輿四年計所用不下二千萬籌餉之艱固非意外事也誠重守令團鄉兵則可省客兵之半夫以西北之兵而救東南遠者數千里動經旬月兵未至而賊已去賊未見而餉已竭矣凡兵行

糧人日三百若以守令督率鄉兵人得百錢便有飽騰之效又無道理之費驛站支應之苦愛其家室知其道路家出一丁雖小縣可得二三萬人當賊未至小村併大村小堡併大堡勸其長老私相董率官與旗幟凡旗幟勿令私造既慮參差且權之所在不可假也以時訓練而約束之賊至百里以外然後支用官錢勒成部伍追賊不出境遷徙不出境出境有誅凡支官錢動用地丁正雜準與開銷正雜不足私相捐輸皆登簿籍報部而獎之凡本縣貧瘠許一府之內或有殷實相為輸將仍不得抑勒凡輸錢粟於鄰境獎有加凡錢之與粟相為低昂錢出之官粟出之民今年以來粟價頗低凡富家捐粟加二三成入冊鄉兵得粟便可坐飽粟有所洩其價必平凡一縣之鄉兵與

四鄉分日而會於境凡賊至一縣則四縣交出兵而會於境凡賊至一府所屬之縣各分三之一交出兵而會於府惟此不在出境之例凡出境者糧有加凡用鄉兵皆報府凡督撫提鎮以下皆不得調用鄉兵如此則遠近相聯村與村圍鎮與鎮圍縣與縣圍如手足之捍頭目不呼而集兵無遠涉之苦團無籌餽之艱賊之平也有日矣

額兵不足於是有招勇勇須鄉也鄉須勇也今之招勇大槩募兵昔人有言輕去其鄉安望其勇旨哉言乎招勇有二非飢餓無賴即梟傑不逞苟錢聚豐裕賞賜優渥可激使一戰亦浪戰無法乘勝爭利易厭主將脫或支用不給小不如意睢目而疾視沙行而偶語一旦有急鋌而走險不能有益適

足為亂夫無故費數十萬之帑招羣無賴不逞而養之以待一日之變計之不得無過於此前勇旣散後者復招拾人之餘轉蹈覆轍甚無謂也古者招勇不出其鄉用勇亦不出其鄉故曰鄉兵或有山陬海澨兼興屯田自昔行之成效尤著議者多以東南之民柔脆招用西北之勇於是有川勇楚勇壽勇徐勇時或用之得力亦必強宗豪姓素昔蓄養自成一隊多則千人少亦數百固非臨時烏合取濟又若大帥統之無方馭之無術良者弭首而就法強者長嘯而遠引此不足喪豪傑之心開亂亂之門乎古之賢將多蓄牙兵握手親暱與其生死衛隊強盛雖有客兵降將力能鉗制令之法制臨敵命將素無爪牙猝與之以大隊之勁勇本輕末重上疑下

貳彼皆各爲其主蔑無相能之理亦非大帥之咎勢使然也故莫若各用其鄉自戰其地得賢守令撫而練之使耕戰相雜一歲之中便成勁旅何必遠徵輕猾自取駭散昔劉裕稱京口爲勁兵項籍用江東之子弟豈有東南之人不可用之理乎夫潁亳素稱强悍漢黄古多獷桀然而賊衆一至大股裹脅乃反而爲之用近日揚州潰勇濠泗居先至如六合一黑子之地州徒爲文柔之鄉雖逼近賊巢而民氣自固鄉兵若此招募若彼明效彰彰矣

乙卯四月復戴孝廉書

前復一函知尚未徹左右四月十三日由李君遣送手書並大刻及槀本讀賢嫂以下死難事略惕惕欲涕天未厭亂乃使弱息成名足下遭遇慘變流離道途此真有識所共悲痛惟願重自刲遣韜景匿迹以待一時幸甚幸甚桐城再陷收庵以屢勝之兵一蹶不救方進兵之前三日有書見告心常耿耿道路阻絕傳疑百端足下身在行間所見旣真又無所庸其愛憎當有確論書以示我足下初意就曾侍郎不果而就袁都憲今侍郎駐兵何所都憲破議入都足下一身將安之乎海內擁重兵持節鉞者不下六七公其才器志量果足以當大難之衝固重圍於磐石拯斯民於水火者不過二三

人又皆更事未久獨恃其志氣以馳驅於倉卒受命之際根基未立籌畧未定兵分而無統勇驕而難馭餉缺而不給於以乘機蹈會僥倖一勝則可矣遂欲蕩掃羣氛肅清萬里蓋事之不可幾者此江帥之所以死而曾侍郎之所以遭迴而不得進也今賊已掠漢黃躪武昌旁趨廣饒死守廬皖九江之師不能進尺寸以擣江左綜覽天下之大計決非歲月所能定比如一人之身癰疽流注先當壯其元氣使心膂肢體之閒血氣融固瘡痏不生然後可聚一身之力以攻其毒昔王逸少諫深源北伐謂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祇此四言深明大略所謂識時之俊傑活國之良方而英拔之士乃欲取成於一戰僕未之前聞也今天下不被賊之省尚有八九被

賊而未剿者尙有二三竊謂深謀老算之事當先注意於此須近賊之邊各自爲守重守令之權勤畊戰之務復一城則一城守得一險則一險固夫曾帥擁數萬之精卒乘新勝之全勢蔽江東下而豫章不能與其南皖桐不能犄其北是謂孤軍單進勝則旬月可以成功敗則進退失據此智者之所共知而曾無一人籌全局以善其後可爲長太息也來書謂江帥赴皖時侍郞以僕與足下薦諸幕府資商大計惜哉不見此公一拊掌也足下若決計北行者試以此言誦諸當路天下非孤注功業難幸成非智深勇沈之士不足與共事亦不可與共言古之報國復仇者不期早發期於有成惟順忍而固之以待事機之至若屢試不中則鋒銳消亡盛壯之氣

慘痛之情不可復追惟足下忍之而已使便匆匆不及端書

以草奉寄風便時示近履爲幸

乙卯六月復戴孝廉第二書

懷遠使至得五月二十二日及二十五日兩書癸丑甲寅文錄僕方下㾓委頓離牀快讀至收庵救桐㮊難事略牧倓鍾繼昌張平兩與史諸傳扼腕流涕海內破壞漢武廬皖最爲慘酷足下居其地親其事身受憯禍親其事故耳目眞受其禍故言之深痛而有旨僕交牧庵二十年中多閒闊比年勦寇時奉書尺樅陽授命譹口橫生假傳聞悠謬頗欲證訂勒成一書以慰寃愍得足下文近傳信矣論者徒以城不速拔致狂寇啓心此自事會未至古之名將臨敵審愼不中不發且如小關之捷匹馬當先呂亭之戰推戈直進駐二將於東關而身偪城下絕安慶之援斷樵汲之路破敵勝算已操八

九二將急欲登城者乃是貪功儌幸堅守遲重實冀萬全不虞之變世所不圖孤軍無援竹林遇伏數盡理極原其本心故亦無媿成敗之談吁嗟難已來旨謂僕問舍求田賢者見幾若望僕不相知而以不入耳之言相𠑊勉者人苦不自知當今禍亂方始非有出群之雄乘藉勢力扶倡名義財足以結州郡之豪義足以動遐邇之心苦身力戰以樹基植業勢不足以抗拒群兇屏蔽方域至如隴上之夫太息俟風雲幕下之英指揮分港漢要是腹背之毛須憑藉乎六翮故不能遡風而獨往已嘗試頓五指而計之今海內長者誰爲憑藉乎昔者張陳之交驩分身泜水曹呂之親密闔門并命今之達者無古人之儁快而蹊壑之間動相什伯故有武士露刃

猝起兩柱之下銀章合箭密陳溫室之上積愛生信積信生畏積畏成猜積猜成殺雖復流涕動三軍撫孤感行路又安能以不貲之身取償日暮之一悔乎足下國仇家恥并在一身疾首痛心思有所藉以恢大業惟願慎其所憑而已來書又以僕所陳根立勢舉亟得滅賊之本而未免迂緩請更得而申言之粵事初起僕在京師頗言當路以爲滇池小醜何勞天師但復土司數姓責以成功其人宗姓豪强山谿礀嵿徑涂熟習跳足趫捷長技皆同復一州鎮便以相假得一硃洞永許墳壓昔時改土歸流今仍改流歸土不費京帑不勞征調期歲之間便可大定先時泗城黃姓土司之後宗黨頗盛賊犯泗城黃率子弟城守殲其黨羽殆盡此其成效昭然

可覩假令此策遂行何至勞師五年流毒海内至今爲梗哉當時朝士不能遠慮謂爲迂談故計有似迂而實切事有似緩而實要此類是也賊在潯梧初無遠計及翻然度嶺便有長驅江漢窺伺河洛之心故長沙未下先擾鄂岳武昌一破順流東趨金陵襲踞遂窺宋汴逾太行之嶺叩臨洺之關橫擾畿南迴翔齊右如狂風盲雨瞬息變滅賊之言曰不怕殺一千祇要走一天不怕殺一萬祇要破一縣其用兵大略可以想見獨於金陵盤踞三載似有規爲根本之意而分兵沿江死守廬皖屢殘漢黃三破武昌窺賊之意初欲出奇竊發戢輔以震動天下北略之不行然後橫踞長江往來策應亘天下之腰旅斷南北之襟喉此其志不在小曾侍郎起湘南

之衆下巴陵之船一戰而復漢陽有破竹之勢然而兵阻於九江船阨於湖口賊救死扶傷守不下羅大綱石達開之黨悉銳來援者攻其所必救也假令以此之時以一將綴金陵一將綴廬州按兵不動而獨命一上將將水陸之師捲甲疾走不攻一城不接一戰直造二賊之背西面以爭湖口之利則九江必下從此以東便無堅壁袁副憲久鎮臨淮留討諸捻而僅遣忠壯營之二千人行收城邑卽無桐城之挫亦理不得達何者兵少而將輕留戰不足孤進不能逆賊生心反用吾術以撓曾帥之後曾營所將皆三楚輕俠聞賊走其上游勇氣自然挫衄凡用兵如布碁先後輕重之間不可不察也側聞朝廷已命大將卒北

方新勝之兵專救武昌以壯東師之氣然而廬鎮金陵皆攻圍數載征輸浩竭誅求徧海內晉陝之富室吳越之商賈兩淮之鹽筴朘削搜括骨髓枯耗奉行之吏不能深固根本銖求箕斂以斂怨於下於是楮弊之法行重錢之局設抽釐之令下其近賊之邊州縣各有募勇募勇百人歲耗千金官吏因緣爲奸利橫索抑勒爬搔疏櫛關津坊市百織千羅民怨深矣故今日之憂不在已被賊之省而在未被賊之省不在已殘破之州縣在未破而先自殘之州縣不在已從賊之民在未從賊而岌岌思爲賊之民故愚之計以爲今日經營天下之大勢當先注意於此首重州縣之權自漢沔以下東至海門州縣百數賊一日不平州縣一日不得升遷移調貪酷

者革之甚者殺之賢者進秩平時勸農練勇支動正課要以稽覈多而訓練勤戶口實關隘脩者爲上考上考之令加秩遷律凡賊涉縣境力戰卻退或圍城日久堅守不下皆爲首功許廕子弟其有臨變寄孥心懷去就藉辭越境巧避賊鋒者一繩以法夫戰勝則子孫邀其榮變至則骨肉不得幸而免一日到官更無他望其於愛民勤職不期自奮民便久職自親其上寇至出戰用素練之民出必死之地有如手足捍頭目家人衛親長縱不百勝其與今之視若傳舍固相萬也其城池已爲賊踞民心去就未定者吏部且停其選縣有強宗豪姓能復一城卽權縣事復一鎭者權丞簿尉之職需待賊平編入流官人情刦於久威易致幡然須令常有所繫又

其本土族姓恩威易洽強者希覬富貴而榮居其鄉殺賊必力羈以名器則常爲我用予之分地則上下協力盡停入貲銓選之塗使近賊之郡仕途畢出於武功如此則沿江數千里皆爲賊敵凡賊所守不過一城之地過師枕席之上駐軍藩籬之中有何長江之不能斷金陵之不能拔哉夫講耕戰之法凡被賊之省會州府不難克復難於堅凝且如武昌一府向軍門復之於前曾侍郎克之於後去未移時旋皆陷沒人物彫散倉庾空竭金城蕩蕩恭若邱墟節帥式臨徒抱空器寇至則靡固其所也昔唐季之亂東都居民不滿百戸荆南兵餘裁十七家史稱張全義尹河南韓建刺華州皆能招懷流散勸課農桑數年之中民富軍贍安集殘破莫良於此

今計克復之省會大府須駐嚴軍檢察近城坊地戶口死亡逃徙絕遠者興種官屯以充軍食其丁口尚存被兵殘破力不能耕者戶給牛種取三之一立之冊籍勿有侵暴緩刑減租廣爲招徠人畜漸集煙火接望兵護其外民作其內不過期年形勢自成庶有堅凝之望若聽其荒敝則常爲賊蹊節將守令視若畏途雖云克復實同破甑豈 朝廷之所願哉其次重捐輸之選軍興以來 天儲耗竭求助於民未爲弊法惟是逐戶以求貧下不免所取無多最易騰怨比如京官捐俸乃至緡錢數千明示中外似爲非體又聞山西陝右州縣至於拘繫富室長跪向闕凡此舉動何可流聞邇者江北州縣抽釐指捐名目紛繁旣責印官復遣雜流貧劣閒員輕

薄子弟貪缘差委一縣之内卡局猥多一戶之家歲番三四川塗百里横網截流榷算相望商賈不行甚者託名幕府横動軍法民訴無所羣聚而譟之因勦除以爲功所謂未破而先自殘有見端矣安可不知儆懼乎究其所捐剔萬家之髓不足以供一日之用搜羅羣碎所得幾何愚以爲　國家所求助之財必其家有敵國之富巴清沈萬前史所有通計海内千萬巨貲約若干姓人少則勢不及衆財鉅則無傷肌膚其勸諭之法不由大吏不假守令　朝廷命一二重臣有德望爲四海所觀瞻者馳傳而往降以　璽書寵之茅土集此諸姓各借家財之半以佐軍實事平之後十載分償如此則數千萬之餉咄嗟可辦此事似駭聽聞思之實無流弊其他

壹切抽釐重錢捐銅捐米皆取停止惟鈔幣酌而用之少輕其值省各立司按數準兌立見流通而賊亦無所利之財足則兵強獘政除則人心奮加前二事順輔以行其於滅賊可期旦夕然其施之也有方而攻之有序賊之初起數十輩愚妄人耳脅從既多遂出梟桀又有縉紳科目之無耻者閒厠其間指使引導於是其敎則參以泰西其軍制略仿周官軍師卒旅其官雜取漢宋諸目色而其用兵之法令嚴而法簡行速而多詐既得金陵志意少滿僭立制度然而未有立國之勢也自古戰伐之朝有立國之勢者則先攻其本桓溫之直走成都王鎮惡之泝舟渭水韓擒虎之順流三山李愬之夜入淮蔡是也無立國之勢者則宜先翦其枝張角死而飛

燕黑山熾仙芝熖而黃巢尙譲橫迎祥滅而自成獻忠狂皆
蘇賊基未立東西游走合散無常殲厥渠魁則各自雄長益
多樹敵翦除黨翼首惡自孤夫賊猶蔓草寸寸而斷之隨地
滋長根株雖絕枝葉轉茂爲今之計莫若暫緩金陵之攻而
尙收旁郡豫帥壁信陽收蘄黃皖帥仍壁廬收舒桐江帥壁
廣饒收宣歙蘇帥壁江南北兵壁江北仍同收瓜鎭皆觀釁
擇利而專責西帥以上游之任武昌若復深駐大軍營繕明
戰益具舟船練習水師以虞變待時而以曾侍郎九江之圍
爲綴賊之勢西師旣盛出一不意順流東下直踞安慶突出
九江之前號召南北使羅石之黨外牽於曾塔之師急不得
返順沿江諸賊必當同時解散入穴金陵則成功可望若不

論先後之序不權輕重之宜曠日持久而勞費不休軍民咨怨釁生難測萬一先破金陵使賊分而勢散即首逆就擒蔓延之禍未知所底此僕前書所謂宜待根立勢舉籌全局以善其後區區狂愚聊一發憤於足下也若夫將有能否時有利鈍兵勢百變難可遙度要之先剪枝葉再圖根本重州縣之權繫豪傑之心急屯種之務振荒殘之略去苛細之政收捐助之實他時決勝必由於此足下有濟世之大略而志存仇恥不怵於利害不震於功名抱策皇皇必有合也大箸亞茅一得及續得前後數萬言當有英謀秘計開時成務返王路於蕩平張鯨鯢爲京觀僕意遠才疏老加慵散久欲充耳不聞世事因枉來指故縱言及之以廣足下之所未備而不

覺云云之多至於如此也伏惟英略咨商詳密冀可假手道

路悠悠秘密幸甚